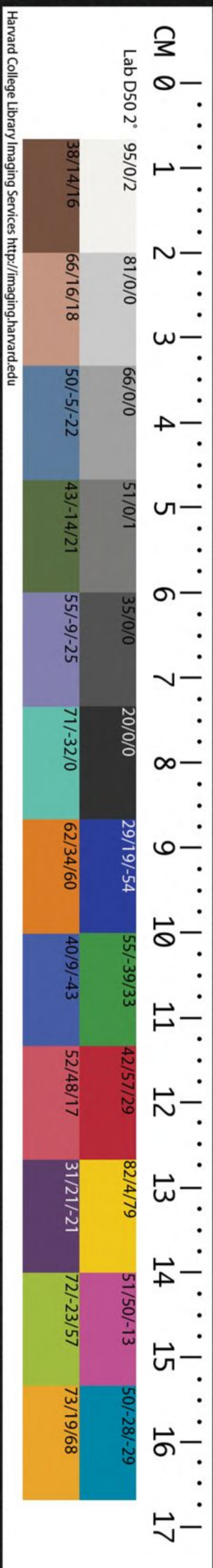


13

T 2662 / 1133 (1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紀二十八

起建炎丁未七月盡建炎戊申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
孝皇帝二

秋七月己丑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
錢蓋為陝西經制使以許翰為尚書右丞甲辰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
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嘆
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不
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不

承獄吏曰汪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爾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旣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蠡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

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材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蹇議駐驛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丙午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

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
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

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

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

行在王宗沐曰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

難非社稷存亡之寇而東西周尚並建非若今日

舉足則棄淮比而藉之敵者也河北之忠義既失其

心宗李之老將漸次垂盡措置既乖中原永謝高宗

以閨閣文墨之資重以奸儒之相故失策如此余常

謂宋之紹聖復章呂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

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皆起於奸

臣不可罷四道都總管 丙辰上皇在燕山謂閣門

不戒也 宣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

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

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

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

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密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

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

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

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以示輔

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
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 盜賊史斌僭號於興州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

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愿歸營與良農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單州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庚寅乃白遣都統制王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浚分討之旣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衰 八月戊

午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別置盜賊使以討之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

政攘夷爲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瓊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庚午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留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

經制一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

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
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
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
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
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
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
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招撫經制司亦廢車
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
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
矣 壬午太學生陳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

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
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沿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
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
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
必遠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徹徒步詣行在伏
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
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
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
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
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

平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
邸乃與徹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
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李綱罷許
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
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
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爲東徹著
哀辭而入上章求罷乙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 封子粵爲魏國公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
所於嶺南 戊申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
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

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
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大敗之會食盡詣
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
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
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
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屢勝因
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
數匝乙卯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
保其城西山遣心腹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
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

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有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盜趙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大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州 壬子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

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遂下李氏於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金闈母陷河間府雄州撻懶陷祁保州永寧順安軍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陷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

淮甸捍禦稍定卽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爲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是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爲屯聚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勅王彥各

統大軍盡平賊壘聖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王淵誘趙萬誅之 十一月戊子竄李綱於鄂州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於萬安軍 盜張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爲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 壬辰遣朝奉郎王倫使金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

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
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
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
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
是並遷於霄郡霄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
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
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戊申以張懋爲中書
侍郎顏岐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
院事 知密州趙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
携其家棄城走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爲知州遣

人追野殺之 十二月辛酉王淵討杭州亂卒誅之

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
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大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
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朮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
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离喝黑
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孫昭遠南
走爲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
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
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
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華

諸州沿河安撫使鄭驤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瓌棄陝
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戊子粘沒喝謀
知鄧州將爲行在所命銀木可急攻之范致虛遁安
撫使劉汲兵分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禦敵敵
皆死鬪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
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
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
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替皆不屈
而死 金將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

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
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
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
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
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
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史
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
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
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
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

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
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
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
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
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
年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所
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
言必曰宗爺爺 乙未金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
未興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畧使
唐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

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
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
郭忠孝等八人俱死 東平軍校孔彥舟作亂聞金
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
南渡淮犯黃州 金訛里朶使闇毋攻濰州知州韓
浩率衆死守城陷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浩琦之
孫也 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以其
兵萬人屬韓世忠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
不以聞辛丑內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
除名編管南雄州 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

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二月乙丑河北盜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宗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丙子金人晝夜攻淮寧知府向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

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爲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砦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間風響應金婁室旣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慮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胷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

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 三月
金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
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
詔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屯河陽以待
之翟進得以其衆復西京粘沒喝道聞嚴死遂自平
陸渡河歸雲中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
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
振潛裹刃入府害邁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爲帳
下卒所殺粹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邁尸曰忠
臣也歛而葬之 夏四月乙丑金兀朮率衆來攻西

京翟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
免乃收餘兵南歸兀朮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戰屢
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
衆復至芥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兀朮等聞
粘沒喝渡河亦留兵戍河陽北還 金婁室旣破張
嚴勢益張引兵寇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於青溪嶺
士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 金人得陝用降
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李彥仙保三砦屢敗
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
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帝初卽位除楊時工部

侍郎陞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略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奸邪親屬皆以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

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伏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旣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 乙酉忠簡公許景衡卒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得暍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旣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入詩賦舉人不

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
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
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已意升
降自今勿先進卷 戊子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
宇文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丙
申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
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
歸虛中曰奉命北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
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
加官爵虛中卽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時得報虜

分道渡河詔御營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
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卽以彥爲
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
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
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旣至汴澤令
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
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
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
洛相直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
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

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癸卯中書侍郎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 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出端爲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旣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金人至青溪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

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甲辰婁室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急方此虜挫銳於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

宋史通鑑卷之三十一
伏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
全秦奠枕徐圖恢復亮不從 秀州軍校徐明等作
亂囚守臣朱芾命御營統制張浚討之浚擒明送行
在秀前守臣趙叔近與王淵有宿憾浚故淵之部曲
希淵旨誣叔近以同叛殺之 京畿淮甸蝗 秋七
月丙戌東京留守忠簡公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
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
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
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
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

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
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澤子穎居
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
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
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金之入汴也九寶
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在至是八月甲寅帝作金
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
三曰書詔之寶 甲戌殿中侍御史馬伸自湖南還
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

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卽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趨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寃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

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金主吳乞買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九月己酉郭三益卒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幾察信王榛
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
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
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
張浚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
里朶旣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粘沒喝
共備之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
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
所終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
地詔于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

正言爲扈從都副統制 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
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將吳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
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
破賊四砦馬驚墜斬爲賊所害賊乘勝大敗官軍詔
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粘沒喝訛里朶合
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
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圍
益急凡三十三日十一月乙未城陷粹中被執竟不
屈而死 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
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謀

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趨端進兵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瓊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

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瓊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瓊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瓊已去追之不及女真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採摭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野與耶律迪越掌之金兀朮陷開德府相州以應募魏行可假禮部侍郎使金軍見金人於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竟卒于金朝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

郊大赦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
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
復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
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
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
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
使爲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
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
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室之子 史
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

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吳玠襲斬斌而自襲宗
殺之 十二月庚申棧懶圍濟南府守臣劉豫遣子
麟禦却之棧懶遣人咱豫以利豫挾前忿遂殺濟南
驍將關勝率百姓降不從豫縋城納款 甲子訛里
朶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提刑郭永曰北門所
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
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
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
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
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咱之永罵曰無知犬

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
殺之 已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
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爲門下中書侍郎盧益
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
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
蜂起而潛善伯彥旣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
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
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
黨無足慮者 王宗沐曰夫人君之御臣下莫難於辨
忠邪之分而其所以能鏡其情而辨之
的者則其心之剛而無慾者乃能不爲之眩也潛善
伯彥其才術智慮無過人者特以其側媚柔善足以

結高宗喜佞之心而其隱難匿奏又足以濟高宗偷
安之志是以庸佞相濟不覺其入之深而任之專也
世方以爲大姦大蠹而帝乃以得二人爲幸是何黑
白相去之邈哉苗劉之亂以潛善爲詞而帝尚不追
錄其罪夫古之興天下與敗者 其君臣相聚皆非偶然也夫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
孔子何人也曰古今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
可發遂殺軍士 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叅贊御營
軍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
爲過計而笑之命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

十四年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宋紀二十九

起建炎已酉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
孝皇帝三

建炎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河北制置使

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

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

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

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乞致仕甲申以路允

迪簽書樞密院事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駐京

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丙午金粘沒喝圍徐州知州事王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楊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張遇戰死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由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朔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

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卽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

天寶通鑑 卷三十九
一
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
天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癸丑帝如杭
州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
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
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
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
浩爲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
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
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俊
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

卽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三千
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遣閤門祗候
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
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壬戌金婁室陷晉寧軍
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
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
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
察使謚忠壯 帝至杭州駐蹕卽州治爲宮下詔罪
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
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
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
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
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
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
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
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
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
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
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戊辰金

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
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
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
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
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
道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
日淺論者或未減其罪云 以葉夢得張徵爲尚書
左右丞 贈陳東歐陽徹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
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三
月庚辰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

浚駐平江 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先
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渡船每
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奇兵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
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
馳見淵督之淵始悔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制
下諸將藉藉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以呂頤浩爲江
東安撫制置使 扈從統制苗傅 自負世將

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
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
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

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
此猶敢爾邪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
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
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
癸未值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
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
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
外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
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
制吳湛排門引傅等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止爲

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會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

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卽於樓下腰斬履齧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藍珪於遠州帝諭傳等歸營傳等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疆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甲申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於皇于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

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徵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提舉一行事務張浚爲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又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

藉矣傳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
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
兵討之時傅令張浚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
他將浚知其僞拒而不受軍士洶洶浚諭之曰當詣
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浚語故
相持而泣且諭浚以將起兵問罪浚泣拜曰此須侍
即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
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
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

即遣人寓書於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
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
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
皆感勵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
司叅議官馮轡請行浚遣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
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浚命張浚分兵扼吳
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所部詣
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浚驟
回人情震聳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
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浚聞之曰世忠來事

濟矣因白俊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俊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浚任之公無憂也俊因大犒浚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詒傳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勝非喜

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浚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俊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俊壯其言旣而劉光世兵亦至癸卯俊乃草

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顧浩俊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後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簽樞院事丁未俊顧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聚兵剽劫楚泗間金以劉豫知東平府時京東諸郡多陷於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訛里朶還屯滨州粘沒喝歸至東平命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侯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夏四月戊申朔帝復位召張俊知樞密院事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

宋史通鑑 卷之九
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
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頤浩張俊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
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
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
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浚
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
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
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
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

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
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頤浩俊入城世
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頤浩俊入見伏地涕泣待罪
帝問勞再三謂俊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
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
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
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
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
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徵
路允迪盧益免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卽

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俊帝問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俊喜事而踈帝曰俊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俊此舉俊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未幾復落職居張徵于衡州以呂頤浩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穀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丁巳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

違並行軍法 庚申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省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以李邴參知政事 丁卯帝如江寧既至改江寧爲建康府冊魏國公粵爲皇太子 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

宋史 卷一百一十九
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或傳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嘆趣就職 金人陷鄜坊州未幾又陷鞏州 五月戊寅朔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

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以滕康同簽書樞密完事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青州還燕山帝遣徽猷閣待制洪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劔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韓世

忠言賊擁精兵距旣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
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
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墜
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
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
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
旗以賜世忠 楊進居鳴臯山北京西安撫使翟興
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
於魯山進中流矢死餘衆數萬悉潰去河南平 六
月巳酉大霖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即

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
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
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
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
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尚猶配享神宗
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
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
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
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
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廬毳幕之居享膳

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
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
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
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
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慄慄聖心不倦而天不爲
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
禍實有所未至耳 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
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
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
知池州 巳亥粘沒喝訛里朶旣還元朮請大起燕

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遂陷磁密州又陷
興仁府 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
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
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秋七月丁亥元
懿太子粵卒 戊子鄭毅卒 以王絢叅知政事周
聖同簽書樞密院事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
多范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
是壬辰瓊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
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
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

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浚及
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
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帟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
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
擁置輿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
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耳汝等固
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
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旣誅張浚乃
發建康 辛卯升杭州爲臨安府初呂頤浩與張浚
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爲道遠饋餉難繼乃

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
遂升杭州爲臨安府將定都焉 太后至建康會防
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淮荆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
非預軍事者悉從 壬寅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
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數
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
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杜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命同知樞密院
事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
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

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盜郭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
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
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
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
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
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
羨者而量取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
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蚕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蚕

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
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
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八
月庚戌李昫罷以劉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陝西
節度使王庶罷以王似代之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
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
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使金師以請和致書於粘
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
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
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

天地之間皆大金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俾諭此意閏月巳丑以呂頤浩杜充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庚寅起居卽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

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於外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辛卯乃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瓌隸之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考功員外卽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

古入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壬子金人陷南京知府凌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癸丑周望守平江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圖山福山望爲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杜充嚴急劉光

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 丙辰直龍圖閣張邵使金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於祚山砦 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故知真定府李邈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搥擊其口猶吮血嚙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事聞謚曰忠

莊冬十月兀木分兵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至臨安七日復如越州郭仲威降於周塋辛卯李成殺知泗州耿堅據其城舉兵擾淮北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伋及諸官屬戊戌張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叅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滑

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卽舊漢買坊場所置局釀設官主之麪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

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
伏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
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
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江西州軍
多陷兀朮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
擊破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遣劉遂攻陷黃州知州
趙令歲不屈被殺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
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泊城下光世遂
引兵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趨洪州十一月壬子
滕康劉珪聞金兵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

猷棄洪州走金人遂陷臨江軍洪撫袁三州亦陷太
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
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
滕康劉珪皆遁兵衛不滿百自萬安陸行如虔州后
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
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鬪縱火肆掠土
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
於城下后稍得安旣而金人陷吉州還屠洪州 盜
劉忠初聚兵於東京自蘄州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
判州事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鬻而食之 帝初欲

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
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堰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
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遂復召百司庚午回越
州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
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
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
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
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
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懋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
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麀戰者 加周望同

知樞密院事仍守平江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爲
御史中丞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
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
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
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
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
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
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
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
朮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爲軍王善迎降遂由

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師
師迎戰王瓌以軍先遁淬敗死諸軍皆潰充兵亦散
辛未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悅迎降
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
不敢還營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
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悅邦光率官屬
迓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
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
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
其爲人久之乃得仕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

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
不能乘舟襲江浙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
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
明州 張俊承制以程千秋爲京西制置使軍襄陽
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
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
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爲仲所有 兀朮自建康
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
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十二月
乙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

宋史通鑑 卷二十九
死之兀木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
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
明州以俟金又遣使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
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
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
於是卽官以下多從衛越四日帝舟次昌國縣江
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中六
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
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
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

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孔彥舟犯荆南詔
諭降之以爲湖北捉殺使 金人阿里蒲盧渾入越
州宣撫郭仲荀奔温州知府李鄴降蒲盧渾遂濟曹
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保與戰而
敗楊沂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法
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
砦計事俊使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拒
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門
關自守

